

華府使館基地遭炮擊 特朗普威脅報復伊朗 中東戰雲密布 伊拉克擬驅逐美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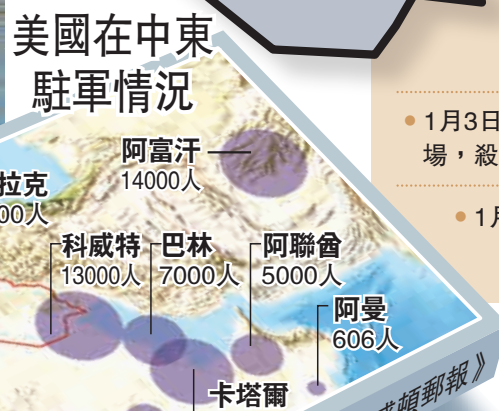


▲伊朗阿瓦士市民眾5日送別蘇萊馬尼

美伊衝突時間表

- 基爾庫克**
●去年12月27日，一美軍承包商在伊拉克軍事基地中被空襲致死。
- 加伊姆**
●去年12月29日，美軍報復空襲親伊朗的伊拉克民兵組織「真主黨旅」基地，導致25人死51人傷。
- 巴格達**
●去年12月31日—今年1月1日，親伊朗的示威者攻入美國駐伊拉克大使館以示抗議。
- 1月3日，美總統特朗普下令空襲巴格達機場，殺死伊朗「聖城旅」指揮官蘇萊馬尼。
- 1月4日，美駐伊拉克大使館附近及有美軍駐紮的拜萊德空軍基地受火箭襲擊。

資料來源：法新社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半島電視台、《德黑蘭時報》報道：美軍在伊拉克狙殺伊朗高級將領蘇萊馬尼，兩伊反美情緒越發高漲。伊拉克議會5日通過決議，要求外國軍隊全面撤離，美國駐伊拉克大使館和拜萊德空軍基地前一晚遭到炮彈襲擊。美國總統特朗普無意為局勢降溫，揚言已鎖定了伊朗52個地點，如遭報復則會予以打擊，此前，伊朗軍方稱已經鎖定了針對美國在中東的35個目標。

「反美英雄」蘇萊馬尼的棺材5日抵達伊朗西南部的阿瓦士市，數萬民眾身穿黑衣上街告別，許多人趴在他靈柩上痛哭，悲憤的民眾希望國家和軍方能採取報復措施。

伊拉克議會5日緊急召開，通過一項要求外國軍隊全部撤出伊拉克的決議，並拒絕外國軍隊以任何方式使用伊拉克的領空、領土及領海。該決議還特別規定要終止一項美伊聯手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的約定。看守總理邁赫迪此前就再三呼籲驅逐美軍，他表示自己本計劃與蘇萊馬尼見面，沒想到發生這種「政治暗殺」。

同一天，伊拉克外交部傳召美國大使團，譴責美國在伊拉克土壤上的空襲行動。伊拉克還正式向聯合國投訴美國空襲。

美政府網站被黑

伊朗針對美國的報復行為也逐漸啟動。美國駐伊拉克大使館附近和巴格達以北有美軍駐紮的拜萊德空軍基地，在4日晚幾乎同一時間分別遭到襲擊，沒有造成傷亡。報道指，兩枚迫擊炮落在美國大使館附近不足一英里處(1.6公里)，另有兩枚火箭彈準巴格達以北80公里的拜萊德空軍基地，打中了軍方倉庫。目前尚無任何組織對此負責，不過此前包圍美國大使館的伊拉克民兵

組織「真主黨旅」警告，任何伊拉克部隊從5日下午17時(本港時間5日22時)起必須遠離美軍基地，似乎是發動襲擊的預告。

另外，自稱為伊朗黑客的組織入侵了美國政府網站「聯邦寄存圖書館計劃」，在官網上放上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和伊朗國旗，以及特朗普被拳頭痛毆吐血的圖片，並揚言「會有慘痛的報應等着兇手」。此前專家普遍預計，網攻將是伊朗報復計劃的一部分。

美70城舉行反戰示威

特朗普似乎無意為中東緊張局勢降溫，他在推特上強硬警告道，美方已經鎖定了52個伊朗目標，其中有些「對伊朗和伊朗文化來說，地位崇高且十分重要」，52這個數字代表着1979年底德黑蘭人質危機中被扣押的美國人人數，若伊朗襲擊任何美國人及美國資產，美國會「非常快速且沉重地痛擊」這些目標。特朗普還指出，美國在軍事設備上花了2萬億美元，將會毫不猶豫出動「全新的漂亮裝備」。

伊朗外交部長扎里夫回擊道，若美國蓄意襲擊伊朗文物古蹟，那就是犯下了「戰爭罪」。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隨後補救道，「美國只會瞄準合法的目標」。

特朗普的好戰態度在國內引發巨大

中東危機最新發展

美國：美國駐伊拉克大使館及拜萊德空軍基地附近被四枚導彈襲擊；「聯邦寄存圖書館計劃」官網被伊朗黑客入侵；全美大約70個城市舉行反戰示威。

伊朗：進一步退出《伊朗核協議》
伊拉克：議會緊急召開，通過要求政府驅逐美軍的決議；民兵組織「真主黨旅」要求伊拉克安全部隊從5日下午5時起，與美軍基地保持至少1公里的距離。

英國：防止商船遇襲，派出兩艘軍艦前往霍爾木茲海峽護航。

中國：提醒在美中國公民關注當地安全形勢，慎重考慮前往公眾場所。

來源：大公報整理



▲美國華盛頓民眾4日高舉反戰標語

反彈。美國70多個城市在4日舉行反戰抗議，大批示威者舉着「美國撤出中東」、「不要開戰或制裁伊朗」、「停止轟炸伊拉克」等反戰標語。66歲的克魯克批評特朗普試圖戰爭轉移視線的做法可恥。



▲即將前往中東地區的美軍4日整理裝備

稱蘇萊馬尼協助911恐襲 彭斯罔顧事實捱轟

【大公報訊】綜合《紐約時報》、《中東之眼》報道：美國副總統彭斯為了替總統特朗普下令狙殺伊朗將領蘇萊馬尼的行為辯護，居然斷言蘇萊馬尼協助發動9·11襲擊，這一罔顧事實的說法立即遭到各大傳媒抨擊。

彭斯日前在推特上表示，「發動9·11襲擊的12位恐怖分子中，曾有10人受蘇萊馬尼的資助秘密前往阿富汗」。這一言論立刻被指漏洞百出。《紐約時報》立刻反駁道，9·11事件調查委員會發布的585頁報告中，明確指出「並未發現證據顯示伊朗或真主黨提前知道的9·11攻擊計劃」，報告也完全沒提到蘇萊馬尼之名。另外，發動9·11襲擊的恐怖分子共19人而非12人，其中15人是沙特人，而沙特與伊朗為死

敵。

另外，《中東之眼》4日指，蘇萊馬尼可能在死前36小時已被美軍密切追蹤。親伊朗的伊拉克民兵「人民動員組織」高層指，在蘇萊馬尼的車隊3日凌晨離開巴格達國際機場之前，美軍無人機已在機場上空盤旋，可以看出早有預謀。而蘇萊馬尼此前為避免美國暗殺，早已不使用現代科技、限制接觸人數及外出時保持低調。消息人士說：「明顯是美方收買了其身邊人，從而定好暗殺的時間地點。」據報「人民動員組織」高層事後大為恐慌，不知道美國滲透的程度。但另有觀點認為，蘇萊馬尼2日待在敘利亞，而大馬士革和巴格達國際機場均布滿了美國眼線，蘇萊馬尼可能正好被目擊從而行蹤洩漏。

伊朗問題會成為緩和中美戰略競爭的催化劑嗎

1月4日，被美國斬首的伊朗少將蘇萊馬尼的女兒問伊朗總統魯哈尼：「誰來為我父親報仇？」他答道：「我們每一個人都會，不僅現在，而且在未來數年。」寥寥幾句對話，魯哈尼把伊朗的國家意志說得再清楚不過，同時他也賦予每一個伊朗人的未來政治使命。伊朗革命衛隊的一名指揮官宣稱，美國在中東的35個目標已在伊朗的射程之內。

對於這樣的威脅，一向傲慢的美國人哪裏能夠接受。美國可以打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但剝奪美國人的生命是其不能容忍的紅線。特朗普隨即發推，「如果伊朗人膽敢襲擊美國人和美國的資產，我們將對已經鎖定的伊朗的52處目標進行打擊，這其中包括具有文化價值的設施」。

52這個數字凸顯了美伊之間的恩怨。1979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推翻親美的巴列維王朝之後，美國大使館的52名美國外交官和平民淪為伊朗的人質。40多年過去了，這個心結不僅未解，而且越釀越死，且結下了新的深仇大恨。伊朗在中東素有「報復大師」的稱號，伊朗常駐聯合國代表表示，「暗殺蘇萊馬尼無異於殺害伊朗的國家領導人，讓我們保持沉默是不可能的」。伊朗聖城庫姆的賈姆卡蘭清

真寺4日罕見地升起了象徵「復仇」的紅色旗幟，這是否意味着2020年的中東將招致更慘烈的血光之災？

自2017年1月特朗普上台以來，美大幅度調整了對伊政策。2018年宣布退出伊核協定並強化對伊制裁，兩國關係急轉直下。美國的「長臂管轄」也讓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深受其害。三年來，特朗普成為世界秩序的大肆破壞者，尤其是把中東原有秩序攪得面目全非。但在如何建設新秩序方面，國際社會看不到美國的任何替代方案，其任性和粗暴處處透着「美國優先」的自私。

民主黨人指責特朗普在沒有知會國會的情況下，冒然將國家推入戰爭的危險之中。但共和黨人竭力為特朗普辯解，認為特朗普非常聰明，有良好的直覺和強烈的方向感，知道什麼是錯的，他一直在避免前幾屆政府在中東所犯的錯誤。但反對者則認為，特朗普極其愚蠢，高估自己的智商，且自作聰明、衝動有餘。在「通烏門」問題上，他公私器用，動用國家資源調查政治對手拜登而留下了無法掩蓋的把柄。歷史很快就會證明，特朗普所謂「以戰止大戰」的想法，其實「是把雷管切進了火藥桶」。



中東既有未解的千年之結，也有百年流血的傷口；既有2008年金融危機的外溢之患，也有不時發生的恐怖襲擊。中東沒有最亂，只有更亂。什葉派與遜尼派爭得你死我活，伊朗、沙特、土耳其、以色列四雄爭鋒，美俄等大國深度捲入。歷史與現實矛盾的交匯，讓中東政治變得更加複雜。而特朗普將複雜問題簡單化，篤定用精確制導清除伊朗「恐怖分子」可以起到足夠的「震懾和立威」作用，但美國面對的不是國不成國的巴勒斯坦，也不是苟延殘喘的敘利亞，而是有着8000萬人口、在「阿拉伯之春」中獲益的波斯帝國。難怪輿論認為，特朗普捅了伊朗的馬蜂窩，把自己的政治前途也推向了未知水域。

中東火苗若隱若現，許多專家和學者不約而同地把目光轉向中國新的戰略機遇期的討論。歷史的慣性思維讓我們懷念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美好時光。2002年5月31日，中國領導人提出了從現在起至本世紀頭20年，是我們必須牢牢抓住的戰略機遇期。從對世界主要矛盾的分析與把握中，

我們預感到，911事件之後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的矛盾將成為世界的主要矛盾，中美矛盾退居次要地位。而中國入世，更是意味着8億勞動力加入到全球化的大循環之中，把中國迅速變成了世界工廠。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衝擊波中，我們迎來了中美關係的第二個十年。

以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為標誌，「中國傲慢論」成為美國對中國的新認識，對華焦慮感和緊迫感前所未有地上升，「中國崛起威脅美國論」漸成主流。在此背景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出爐，雙方在南海等問題上的較量，讓中美關係在量變中發生質變。直至特朗普上台，將中國定性為「頭號戰略競爭對手」，中美兩國的攤牌提前到來。

值得注意的是，前一段鬧出不小動靜的伊朗內政，卻因蘇萊馬尼事件，顯示出了空前團結，復仇成為伊朗社會的高度共識，這恐怕是哈梅內伊的意外收穫。伊拉克國內反美主義的升溫會不會引發美國加快撤離的速度也是媒體熱議的話題。如果照着這個形勢發展下去，特朗普一直期待從中東抽身的願望或許正通過以進為退的方式展開，這是戰略意外，還是戰略預期，我們是不是又一次低估了特朗普的戰略

運籌能力？

中東問題如此複雜，局中有局，指望中國從中漁利也是天真的想法。中國60%的石油從世界進口，而近一半來自中東，戰火不僅讓中國多掏腰包，也有可能中斷石油供應鏈。中國在中東有着巨大的利益，非幾億桶石油可以涵蓋。火中取栗並不是明智的做法。

展望中美關係的第三個十年，悲觀主義看法佔據上風。中美貿易戰的第一場戰役即將謝幕。2020年將進行新一輪的交鋒。對於中國來說，唯一可做的就是築好籬笆，做強自己。外部環境給予我們的機遇，我們當然不會拒絕，但決不能把希望寄託在外部戰略環境的改善之上。

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中美兩個大國都是負重前行。中國進入脫貧的收官之年，而美國社會的極化也上升到了新高度。特朗普2020年壓倒一切的任務是競選連任。無論誰當選美國總統，中美兩國的戰略競爭軌道都不會改變。競爭策略的調整並不會改變戰略競爭的性質。第三方因素的加入雖會改變兩國競爭的力量對比，但難以改變中美互為「首要競爭對手」的位置。由此看來，指望伊朗問題緩和中美戰略競爭的壓力也是不太現實的。